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二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策問

關中戰守古今不同與夫用民兵儲粟馬之術

古者師出受成於學王制天子將出師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成謂定兵謀也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覆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勢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史記秦本紀云繆公三十七年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

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内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粮用内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

昔者衛爲狄所滅齊威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左傳僖公二年齊威公封衛于楚丘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詩定之方中注云匪直也人言非徒庸君秉心塞淵秉操也塞）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乃充實淵深也騋牝三千馬十尺曰騋騋馬与牝馬也）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耶今欲使

被邊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
故頗刪其詳

勤而或治或亂斷而或興或衰信而或安或危（周齊伐試題溫公日記云王介父初為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蘇軾為開封試官問進上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威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者何也介父見之不悅即此題見也）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史記秦本紀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者百二十斤）隋文之傳餐（隋書文帝日昃聽政令衛士傳餐而食）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

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

晉羊祜傳祜上平吳之策帝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勖馮紞尤以伐吳為不可惟杜預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帝決意伐之卒擒孫皓

憲宗之征蔡

唐史元和九年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事憲宗遣諸道兵討之久未有功十一年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宰相入見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豈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任裴度遂擒元濟

苻堅之南伐

晉史秦王苻堅欲大舉伐晉平陽公融權翼等皆力諫不聽與謝元戰于肥水之止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堅單騎遁歸

宋文之北侵

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欲伐魏沈慶之蕭思話等力諫皆不從乃大起軍旅進圍滑臺魏主引兵南救之死者万餘人

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後文公三年穆公復用孟明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

漢昭之於霍光

光傳云蓋主上官桀安等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告光罪明帝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

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頸者坐之自是禁等不敢復言燕噲之於子之戰國策蘇代爲齊使於燕王噲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遂以國避之三年燕國大乱德宗之於盧杞唐姦臣傳杞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閑旬同平章事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稽顙以杞得君故不敢言卒致奉天之禍其爲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効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巳然之迹而詆之者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隋文帝户口之蕃倉廩府庫之盛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齊威公問管子曰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公服綈令左右從而服之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威公即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子賈曰子爲我致綈十匹賜子金百斤子十至而金千斤則是魯不賦於人財用足也魯君聞之則教其人爲綈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宜服帛牽民去綈閉關弛與魯梁通使後十月魯梁饑餒相及周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之六事見管子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故數年之間國富兵強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周官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隋文乃周天元

之所父憑藉外廢因以取周又不過再世而亡自文帝至煬帝天下大亂隋室遂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況可發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户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得州三十郡百縣四百故得户五十萬至大業之始煬帝即位改仁壽四年爲大業元年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户口之數並見隋書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隋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文帝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入者常多於出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見隋書食貨志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唐李密傳密說翟讓曰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後密以千人拔之開倉賑食衆屬至數十萬纔國家承平百年户口之衆有過於隋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一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則祖宗仁

宗戶口之衆盛於隋遠矣然以今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爲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大學云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今乃反此是以公私拮据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追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師 仁祖之忠厚法 神考之勵精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前漢嚴安傳云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前漢地里志云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遂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其所滅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強臣田和所滅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尚功三

代之所共也今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
國家承平百年　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仁今
朝廷欲師　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
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
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
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上既躬修元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議論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而不聞其有怠廢
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本紀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至于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
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
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採擇公昊时右制若言者紛紛謂其議詆乃四上章求去詔百既放罷公復進劉子云臣所與業問言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

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苟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无觀望希合之心則虽文帝宣帝足以无弊也中闕又言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帰於仁其所謂諭与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又尝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㣲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文理甚明槩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欽設及先翊非揭翊廷知臣无罪可故臣亦自知无罪可謝也

兩漢之政俗

志林云西漢風俗諂媚不為流俗所侵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沈簡然非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寵向等人也而謂之愛幸於河南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部而遷不知習俗倖然也吾嘗數案李士院問兩談所以亡昔難見相反其查在此也而答者不能尽吾亦嘗於上前論之郢此題是也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詔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謂高祖文景武昭宣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成帝哀帝失於荒怠故外戚擅權姦幸用

澤弘錄皆之湯永嘗又臣宜其立國之勢彊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

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莽詐情飾偽盡譽降節不明時兵大鐵遂移漢祚一則大臣皆

承順之不敢雖淡家宗室猶且爭獻符命其收之效如此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

於衰亂自安帝以來女主倍官更制朝綱故衰亂日甚而威靈之虐甚於三

季桓帝靈帝起黨錮之獄迭陀義士戮死所餘其黨害甚於三六之季其勢宜易動而董

呂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董卓呂布袁紹袁術雖皆起兵僭擬

終以敗亡曹操功蓋天下討董卓擒呂布滅袁氏之翦皆操之功其才百倍王

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指雖聯明吳鼎之久拮戰爭累年竟終於魏王至其子丕

始受漢禪是為魏文帝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勢相反如此顧攷

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冗官之弊水旱之災河決之患

問國家及閒暇無事之時闢三館以儲士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謂之

三館閩明會要十平興國二年太宗幸三館顧左右曰是豈足以待天下之賢俊耶即日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上親下詔以三館新修書院為崇文既命丞弼之臣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大夫之能抑亦欲聞天下之要務次當今之滯論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事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携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令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累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泛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壞都邑此三者則安危

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决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
其說

漢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　進士省試題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
矣　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民助
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
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
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
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
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
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

不材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録不才者置而不問（張釋之傳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余問尉左右視及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諫曰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实大帝曰善延止不拜嗇夫）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南越王傳云趙佗自尊號爲南武帝孝文即位廼遣陸賈使南越特書蕭之佐遂去帝號）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吳王濞傳濞大子爲皇太子所殺由是恐望孫疾不朝京師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唐自德宗以來專事姑息每節鎮主帥死其黨輒自称留後朝廷遣中使持節鉞擇軍中所欲立者即以授之）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見晁錯賢良策）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既見不如也（誼傳云上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

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三国志魏文帝紀云帝常嘉漢文帝之爲君有聖賢之風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国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謂賈誼之才敏籌賢臣之器豈若孝文太人之量哉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宰相不當以選舉爲嫌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見烈文詩注云競強也先強乎維得賢人也得賢則国家強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此詩係称文王武王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晋文公名重耳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出齊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從者即舅犯之流也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

中而表之公卿之上公孫洪贊卜式拔於芻牧洪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
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又云孝宣承統纂修洪業參其名臣亦其次也世
主不以爲疑士大夫不以爲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
宋蔡廓爲吏部尚書黄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爲薄
已南史宋景平元年詔召豫章太守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
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已上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
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黄紙錄尚書與尚書吏部連名故廓云然
今自宰相不
得専選舉一命以上皆得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衮
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苦之及崔貽孫相
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唐崔祐甫傳云常衮當國
懲元載之弊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无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
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

官大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始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亦以爲然祐甫字貽孫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盧杞傳人德宗即位以崔祐甫爲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粲然有正觀風夫使宰相守法始常衮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始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誘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省冗官裁奉給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奇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爲樂猶無病而自灸莊子盜跖篇孔子謂柳下季曰丘所謂无病而自灸者也則天下騷然財匱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

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爲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爲商賈度爲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患唐李吉甫傳元和六年吉甫再秉政乃上奏曰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〻之歲時入仕有可停〻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六所引用蟀前後不同人祭皆本裳川今　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情民勞蓋不勝弊今若驕

兵冗官之費宗室費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恤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著于篇

漢唐宗室之盛與 本朝教養選舉之法宗室

省試題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至兩漢間有若歆向之向乃宗正劉德之子歆即向子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唐宗室列傳太文章如白與賀者李白只元國初宗室惟道宗孝恭取江陵擒蕭銑擒輔公祏其識略可知皇帝九世孫李賀系出鄭王後皆有文藻傳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進者

有九人焉唐宗室宰相傳贊曰周之船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国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焉今以本傳攷之李適之常山王孫李林甫長平王曾孫俱相元宗李峴呉王恪孫相肅宗李勉鄭恵王曾孫相德宗李夷簡鄭恵王四世孫相憲宗李程李石皆襄邑王五世孫相敬宗文宗石弟福相宣宗僖宗李回新興王六世孫相武宗鳴呼何其盛也建隆以來太祖即位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不以吏事責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先帝獨見遠覽恩義並用增修教養之法肇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年矣熙寧二年十一月甲戌詔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 太祖 太宗之子孫擇其發各封国公世世不絕其餘元孫之子將軍以下聽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賜名授官許令應舉罷朝請而走郡縣釋褐而治簿書者固不為少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謙畏謹默而不自獻歟將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歟其悉著于篇以俟採擇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二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三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策問

漢之變故有六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高紀十一年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夷三族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秋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追斬布於番陽是年燕王盧綰反後亡入匈奴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高后紀高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顓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約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太尉周勃

朱虛侯劉章合謀誅禄産悉捕諸吕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
景帝紀三年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遣太尉
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僅能克之方韓彭吕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
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
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賈誼晁錯當文景時
皆以諸侯強大爲患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
主父偃傳偃說武帝曰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
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故諸侯之難少衰匈奴傳武帝使馬邑人聶翁壹以馬邑城誘單于單于廼入寇漢
伏兵三十餘萬於馬邑旁單于得漢尉史知其謀遂引兵還自是匈奴縱和親攻當路塞入盜於邊不可勝數
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
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匈奴五單于爭立其
國大亂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入朝待以殊禮贊謁稱臣而不名至哀帝時猶朝謁不絕然其所以

卒至於中絶而不救則其所不應之王氏也王氏自元成以來擅
權秉政至新莽卒篡漢祚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
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馬武傳帝雖制
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
其福祿終無誅譴者裁減同姓之封泗水王歙傳光武十三年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而
黜三公之權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
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
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桓靈之際諸常侍擅權恣橫天下知名之士皆目
之為黨人婁起大獄至禁錮五屬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乃大赦之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
塗炭二十餘年士大夫相與搤腕而游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
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
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

亡漢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悉誅宦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召董卓并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未至而何進謀泄為張讓趙忠所殺袁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死者二千餘人董卓尋至乃謀廢立燒宮室劫天子曹操諸將亦相繼而起轉戰累歲崇遂以亡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暮質忽寬而驟猛敝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䘏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世而為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為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周召乃周公召公之後毛原即左氏所謂魯衞毛聃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則王之子弟也（皆姬姓子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蓋亦有幾人而已（如伊傅呂望之徒）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修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謂（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則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為一命之士（周官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注云言始見命為正吏也）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為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力為之故其民專脩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

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肎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善終老而不勸是以能尽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旣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旋於州縣而不能去舉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録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旋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録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旋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録之近於民而用棄才焉使不達者盤旋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

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爲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爲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率無所改易又況於積安久治其道故不事變也世世之君子以爲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頃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仁宗嘉祐四年遣使均田減稅及年又遣使分行天下訪究協民力寬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仁宗嘉祐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

安繁散刑重詳情所不恐是於江湖之間福負數千里
為陷弃以害吉民也戚心劇然念此久卖閩遣使者往
訖閣之而皆懼深興兆其察歲入之課以晌上官一二
近臣件析其狀朕摘若慊然又於旋輸截減其數使得
饒卓以相為生劃去禁慘俾通高利歷世之弊一旦以
除著為鄉常辨優置制擯上盗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
立異之人緑而為慕之薰吏陳奏
議以惑官司必質明刑无或有賃不以刑獄委任武吏
嘉術五年九月一日詔曰国家荊擾寓內强聖天下分
州立邑十有八路惟吏之不平民之失戰政之頻優獄
之科紛未能拉察也故設糾辛之司淩泰欲恤之守專
為朝家試以武吏誠欲停疑慈抵釋炘去謂紡民於不
家流北於尤試而廿史或出術剛或由軍功文墨則會
未必深究監司特罪適增其類夫非其習而望其效達
其方而其其功不亦期爭
其罷諸路提點刑獄使臣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
嘉於六年八月下詔更考課之法先是宋仁朝賦責諸
路暗司斧戒考選下有司別議考校之法仍頒之其法
以歲消所上功狀定民撰最為上中下三等用唐考四
善之法以稽其行實其舉亦加之又嘉祐三年閣十一
月十一川下申士之詔大略云朕是用立間歲之別以
勵其李約貢士之數以精其賢若為宗法申飭有司
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為不便嗟乎

此特其小者尔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尽易天下之驕卒以為府兵唐史兵志云古者兵法起自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兵不復至於府兵之始一寓之於農其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凡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其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為齊民尽激天下之惰吏以為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為農桑其為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抑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恤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廟欲有主祭欲有尸

問三代之祭礼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礼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尚書大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周礼解用牲于社嘗引此語正義釋曰謂武王於孟津渡何以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氣祥亞鼓鐘後將舟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二洲在亞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迁主也亞在將舟後引之者諸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迁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迁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齊車即金路無遷廟則以幣玉為廟不可一日虛主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无迁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為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五經要義曰主

昔神象也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又虞摯決疑要注曰廟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古者帝王出征於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秦漢以來不載主也今郡縣所祀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禮器云夏立尸而卒祭周坐尸坊記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示民有事也白虎通亦云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云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餼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有靈星之尸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又祭曰繹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者是始死之奠也通典云始死無尸者尚知生故未立也不然則是祭殤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爲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

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與人接也故使尸嘏主之嘏謂祝嘏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孔子贊易有中爻辭而無損益者

問易之爲書要以不可爲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爲之辭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爲仁或爲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爲贊易也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縱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爲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辭約竊嘗深觀之孔

子蓋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佗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佗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既已言之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賞功罰罪之疑

問古之爲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爲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能是也周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万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古之爲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爲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語見王制孔子誅少正卯亦嘗引此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爲賞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爲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其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其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眊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具較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況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王弼引論語以解易其說當否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爲

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爲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喪欲速貧爲南宮敬叔載寶而言死欲速朽爲桓司馬爲石椁而言事見檀弓]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爲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爲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爲訓[弼解觀盥不薦云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也至薦簡略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觀薦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盡夫觀盛則下觀而化矣故觀至盥則有孚顒若也其解以杞匏瓜云杞之爲物生於肥地者也匏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九五履得尊位而不遇其應得地而不食含章而未發不遇其應命未流行然處得其所體剛居中志不舍命不可傾隕故曰有隕自天也]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諸子更相譏議

聞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六子之蔽解蔽篇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用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為是非謬於聖人班固贊司馬子長云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為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范曄贊班固云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目睫之語本出史記

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人與法並用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吏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也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

唐之選部隨才授任或進或退權歸有司自裴光庭始用循資格官吏忿懥流言紛紜之禍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四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萬言書

上

神宗皇帝公昔有杭州詔還乞郡狀云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然未測　聖意待臣淺深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枝有同無狀虧藏市賈臣即上書論奏　神宗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少知　神宗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又於　哲宗朝有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云臣事　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万言大抵皆勸　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公前後所言皆謂此書

熙寧四年二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近者不

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前漢吳王濞傳云吳楚兵既敗膠西王徒跣席藁飲水以謝太后言將就刑戮故席藁草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公墓誌云公攝開封推官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乃知　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　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　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服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

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失
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戰國策馮忌卒
服子之言曰交淺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交淺言深是忠也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
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
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
欲言者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
不有所恃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 陛
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
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
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
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
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

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左傳襄公十年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欲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不如焚書以安衆乃焚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賂伯石以安巨室（襄公三十年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不可子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与之杜預注云伯石者公孫段也有事謂欲使之）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

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
史記商鞅傳云鞅姓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也鞅說秦孝公變法甘龍杜摯皆不欲鞅強辯卒定變法之令居五年秦人富強封鞅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去之魏魏人弗受既而歸之秦商君與其徒屬發邑兵反秦秦兵攻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
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宋師敗績明年公卒傷於泓故也
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
史記田敬仲元世家云田常相簡公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亘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
晉謝安傳云亘中既卒荊江二州並缺物議以亘元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廷所疑又懼亘氏失職亘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應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亘石民為荊州改亘伊於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亘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
庾亮之召

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晉成帝時歷陽內史蘇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庾亮恐峻終爲禍亂欲下詔召之舉朝皆以爲不可亮不聽於是下優詔召峻爲大司農峻不應命遂起兵反亮帥衆討之士皆棄甲走亮與弟擇條翼俱奔尋陽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鹽鐵度支戶部是爲三司 國朝三司凡二十四案有正副使每部各置判官一員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熙寧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參知政事始行新法置三司條例司以安石與樞密陳升之領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安石既置三司條例別爲一官聚新進之士數人如曾布呂惠卿輩與相謀議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自王廣廉而下凡四十一人並提舉其事或爲同管當官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色

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為謗謂　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百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廪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浮虛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

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募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罷之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未嘗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則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

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文景二紀止言勸農桑減租賦除肉刑定著令之類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房杜二傳止言元齡善謀如晦善斷而史臣亦稱其輔贊彌縫藏諸用使人由之而不知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

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時大臣如富弼韓公琦曾公公亮皆以議論不合求去故弼罷相判亳州公亮亦罷爲集禧觀使）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千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出武帝紀）順帝遣八使（以後漢帝紀考之順帝漢安元年八月丁卯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馬寔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令諸本皆作威帝疑傳寫之誤）皆以守宰狼籍出於無術行此下策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南史宋文帝性仁厚恭儉百官皆久於其職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江左風俗於斯爲美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弊以謂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南史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征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世祖即孝武是也齊高帝姓蕭諱道成國號齊故謂之蕭齊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請悉停臺使聞喜公即景陵王是也 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憬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事見融本傳凡所引本傳正文詳悉者不復重注他皆倣此 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

冠蓋相望（仁宗嘉祐四年遣使均田減稅五年又遣使分行天下訪寬恤民力事）朝廷已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二語見蘭亭敘）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束約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此歌見前漢溝洫志鄭白二渠之成民得其饒故歌之也）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

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熙寧二年閏十一月提舉侯叔獻言開封府界夾汴河一公私廢田乏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水以灌溉之則環畿甸間歲可得穀百万斛乃命叔獻提舉開封府界則遠信其說者指叔獻也）萬一官吏苟且信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依上寮希稟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聞晉退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孫叔敖曰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前漢張騫傳有鑿空之說注云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熙寧二年命劉彝等八人分遣諸路相度農田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材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農田利害條約云言事人並籍定姓名事件候施行訖隨功利大小

酬奬其興利大者當議量材録用至四年六月詔應管幹官等妄有沮廢並重行黜降亦不在去官及赦原之限又云用工致多縣分若知縣材力不謝即許申奏對換或別舉官或替下官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司誤興工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揺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

必用鄉户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史記貨殖傳云汶山之下沃壄下有踆鴟至死不飢踆音蹲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漏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

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雖使鄉户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户猶任其責今遂兩税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熙寧四年五月壬辰司農寺以免役法頒天下初舊法應三等以上税户差役充衙前胥吏等而州郡以尙前掌實廚驛以陣之類多破家故役法弊至是五等户皆輸錢入官以募役又以其贏入常平司自是衙前抵當輕主掟重多失陷官物而民間輸錢頗苦其擾故公与楊繪劉摯等皆論列之然王安石曾布主之甚力故法卒行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税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立兩税之額楊炎傳云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抗弊炎乃請爲兩税以一其制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税盡六月秋税盡十一月其租庸雜徭悉省之大曆乃代宗年號則是租調與庸兩税既兼之矣今兩税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萬世豈可於常税之外生出

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户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凡此皆司農寺官曾布等所庚請者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此出地官司徒下條載師之職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前漢昭帝紀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如淳注云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如淳又云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

當自戍三日不可往返選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司農寺畫一陳請云坊郭等第及未成丁宰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有產業物力者自來不着名役於理合令隨等第均出助役錢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事見春秋成公元年杜預注云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用田賦事見哀公十二年杜云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直

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錢自昔有禁今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熙寧二年十一月上乃置諸路提舉常平等官行青苗法應郡縣每歲春秋本錢據民等以常平及賣東倉錢散斂取息雖云不許抑配依散青苗條制云不願請者不得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抄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英宗治平元年韓魏公奇建議請於陝西諸州點刺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總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司馬溫公光力爭以爲不可琦曰今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其後十年義勇運糧出戍以爲常矣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已代還東軍

或欲抵換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閒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漢宣帝五鳳四年大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注云穀賤時增賈而糴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專斗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熙寧二年三月詔以常平倉錢斛圓出借與百姓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得幾何虧官害民

雖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
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公既中制科除鳳翔府簽判故在陝西見刺義
勇提舉諸騎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
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
之盜二世何緣不覺秦本紀二世時陳勝吳廣等起使者以反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楊国忠傳云先是南詔質子閤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国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万討之戰瀘川本軍没独仲通挺身免時国忠兼兵部為罝其敗更敘戰功今雖未至於斯亦望　陛下審
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
賣貴謂之均輸元封元年桑洪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又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以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見史記平準書于時商賈不

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食貨志云昭帝詔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昭紀云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傜薄賦與民休息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熙寧二年七月條例司言發運使實總六路之賦入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轉蓄買以待上令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並從之先是草澤魏繼宗請置市易於京師遂下詔委三司詳定以判官呂嘉問爲提舉仍出中御府錢一百万緡爲市易本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

置吏簿書廩禄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其實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 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旨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必以爲執德之不一用人之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切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留侯借箸籌之遂發八難以爲六国不可復立吐哺而

焉之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史記商君傳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与慮始而可与樂成）故勸 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 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

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富且強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大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見前漢地理志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之適衛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左傳哀公元年云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陳侯從之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晉武帝太康元年二月命王濬王渾等平吳克州四郡四十三何曾傳云初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隋文帝開皇九年正月命

賀若弼韓擒虎等平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房元齡字喬開皇中天下混壹皆謂隋祚方永元齡密白父彥謙曰上无功德徒以周近親妾誅殺據神器有之不爲子孫立長久計視今雖平其亡跂可須也彥謙驚日无妄言已上各見李傳元帝斬郅支漢元帝紀建昭三年秋甘延壽陳湯發兵攻郅支單于冬斬其首傳詣京師朝呼韓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元帝優游不斷委政外戚卒基新莽之禍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唐宣宗大中五年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何岷鄭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隍之地尽入于唐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懿宗咸通九年秋七月都虞候許結黨衆挂州戍卒之怨遂作乱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摽掠州縣莫能禦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　陛下富如隋文帝開皇中有司上言府藏皆滿无所容積於廊廡於是更闢左藏院見食貨志強如秦秦并六國其強可知西取靈武靈武本中國地眞宗咸平五年三月陷于西番李繼遷北取燕薊燕薊亦中

国地五代時石敬塘常求援於契丹旣即位因割幽薊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時天福元年也

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苟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謹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謹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眞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

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謹無擾獄市參將去齊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謹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黃霸守潁川許丞老病聾霸不逐去或問其故霸曰甚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所易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安傳云王羲之謂安曰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在急速集事晏本傳云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謹東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吏積數百人皆新進敏鋭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開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唐盧杞傳

云始帝即位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平戲風及杞相繼用事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

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大時不齊記云大信不約大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此二語並見左傳至察無徒家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

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張釋之傳云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文帝欲拜爲上林令釋之曰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遂止不拜）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任爲有德則先王之澤將遂散微苟欲用之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三国志刘備自称漢中王以關羽爲前將軍黃忠爲後將軍遣費詩即授印綬羽聞黃忠位与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与老兵同列詩曉諭之羽乃听命）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

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切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藥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漢高紀七年上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季布傳云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踈（班固賛云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疎矣顔師古曰賈誼新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而欲以困中行說（誼治安策云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中行姓也說名也行胡剛反說讀曰悅閹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誘爲边患見史記匈奴傳）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史記范蠡云兵爲凶器）而易之正如趙括之輕秦（史記趙括代廉頗將）

怒更約束秦將白起佯北走而絕其糧道軍饑遂括自搏戰秦軍射殺之遂大敗李信之易楚
史記秦王問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李信曰不過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
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信拔鄢郢引兵而西楚人隨之大敗李信殺七都尉
信乃奔還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
艱難亦必自悔其說施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
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誼傳云天
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尽害之迺毀誼天子後亦疏之至於晁錯尤號
刻薄本傳云錯爲人陗直刻深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
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申屠嘉傳孝景即位晁錯貴幸
用事嘉疾之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爲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夜
入宮自歸上至朝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乃外堧垣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嘉悔不先斬錯因歐血而死滋
更政令天下騷然錯本傳云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及至

七國發難景帝三年正月吳王濞膠西王昂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以晁錯削地之故皆舉兵反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王荆公安石行新法一時希合者皆力薦于上驟加迁擢如李定以一選人竟除監察御史其他可見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安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討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弃今乃以一言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称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貟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

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使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是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幹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騷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有而名實亂矣惟　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晚周諸侯紛爭唐末藩鎮跋扈故謂之外重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秦罷侯置守魏子弟

宗室權均匹夫謂之外輕內重故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史記李斯傳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或默或言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莫敢言其過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還乃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 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

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太祖即位改周顯德七年爲建隆元年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昇許以風聞通典云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即於臺門候御史竟往門外收採知可彈者略其

（姓名皆云風聞訪知）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應制科汪輔之嘗以此說幾當丞相張）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細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　陛下得不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

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　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英宗初即位按故事追贈宗室尊屬及至濮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至治平二年六月令禮官與待制已上評議有司以謂王當稱伯中書以謂未當以欲稱親再令集議御史知雜呂誨与范純仁傅堯俞呂大防趙瞻趙鼎皆上踈論列挽毀之非遂詔罷議至三年正月言官論列不已誨等因宰其屬納誥敕居家待罪丁丑降敕以皇太后手書濮王與三夫人宜令稱親尊濮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壬午誨等章六七上願合班廷爭以救朝廷之失又繳前後奏章申中書翌日中書進呈竟皆以罪罷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溫公日記云謝景溫素附介甫與介甫弟安國爲婚姻家故介甫用爲知雜御史仍更不置中丞及諫官恐其異故以致人

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謂鄙夫之患失不過
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
亡秦李斯傳云始皇東遊至沙丘而崩趙高乃說斯殺扶蘇立胡亥斯曰安得亡國之言高曰長子即位
必用蒙恬爲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明矣於是斯乃聽高賜扶蘇死立胡亥爲二世皇帝竟以亡秦盧
杞憂李懷光之數其惡則誣德宗以再亂唐李懷光傳云懷光爲人
疏而愎誦言見上必請誅宰相度支等或以告盧杞杞卽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可一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
犒勞留連賊得從容爲備卒難圖也帝乃語懷光屯便橋懷光爲姦臣限隔頗怨恚後陰連朱泚遂發兵反德宗
自奉天遷幸梁州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
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
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若不能一言

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即梁丘據也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故孫寶有言

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前漢孫寶傳平帝立寶爲大司農會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昔時大臣皆失色遂罷議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導傳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述傳辟述爲中兵屬丞皆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讚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若使

言無不同意無不合吏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閒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興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熙寧二年十一月甲戌詔裁宗室授官法唯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孫擇其後各封國公世世不絶其餘元孫之子將軍以下聽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賜名授官許令應舉刊定任子條式熙寧元年九月兩制詳定裁減恩澤詔並依所定施行至三年十二月再裁定后妃公主及臣僚蔭補恩澤將營器械閱習鼓旗熙寧中每內閱諸軍將加旌賞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安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詿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漢周昌傳云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主也昌仰

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劉毅以晉武爲威靈晉武帝太康三年正月朔親祀南郊禮畢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今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公墓誌云熙寧四年王介甫欲變更科舉神宗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

今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 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 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可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 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四